



◎校园风景

童心向美 以美润心

——深圳打造“美育之城”的经验与启示

通讯员 连燕纯 本报记者 刘盾

美育如一束阳光，温暖了孩子们的童年。刘子诚是深圳市宝安区海韵学校的一名学生，曾有些腼腆。自一年级在音乐课上接触竖笛后，他对这个小巧的乐器产生了浓厚兴趣，常在课间或放学回家后拿出竖笛吹奏。

得益于海韵学校全员普及的竖笛等美育课程，刘子诚不仅提升了乐器演奏技巧，还更加自信了。如今，他在学校艺术节、宝安区班级器乐展演等活动中站在舞台中央展示才艺，成了一个“小明星”。

为让“人人会乐器，个个会唱歌，人人会表演”的美好愿景照进现实，深圳着力完善“面向人人”的学校育人机制，多所学校开设多元的美育课程，大力推广惠及全体学生的合唱、合奏、集体舞、课本剧等丰富多样的实践活动，努力满足不同学生的个性化需求。深圳还鼓励学校积极组织学生参与展览活动，努力为孩子们提供广泛的艺术体验机会。

近年来，深圳以开放共享和协同育人的理念，构建课程、活动等多元立体的美育体系，将美育融入日常，实施美育浸润行动，致力于打造“美育之城”。在深圳，美育不是由特长生独享，而是成为每个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多元活动：沉浸式体验艺术之美

“整个活动丰富多彩，既能欣赏高层次的展览，又能接受高水平的指导，还能与专家互动。这都激发了我对艺术的热爱。”在深圳市教育局指导、深圳市教育科学研究院主办的“百幅名画进校园”活动中，深圳高级中学（集团）北校区学生刘子涵开启了一场沉浸式艺术探索之旅。

与传统走马观花的观展方式不同，活动主办方更希望参观者能与艺术进行深度对话，因此这次活动注重深度参与、沉浸式观展和密切互动。在现场，主办方安排了多名美术骨干教师。在他们的指导下，刘子涵等观展学生深入了解画作的色彩运用、线条流转和构图技巧等艺术要素，从中感受画家创作时的情感与心境。

深圳高级中学（集团）还发放观察记录表，让学生细致地分析、评点作品，尝试临摹心仪的作品局部。在欣赏齐白石关于虾的画作时，刘子涵感觉纸上的虾仿佛在水中自由游动，“活灵活现，令人流连忘返”。

更令刘子涵等观展学生兴奋的是，深圳还特邀深圳市公共文化艺术创作中心副主任郑强等专家，现场进行讲座。这场讲座不仅拓宽了刘子涵的艺术视野，还让她对艺术有了更深入的认识。

“美育不应局限于教室之内，更不应是老师单向知识传输的独角戏；我市努力通过多样化的美育形式、活动，让学生在参与体验中，主动发现美、感受美、创造美。”深圳市委教育工委书记，市教育局党组书记、局长郑秀玉表示，深圳着重将经典作品等搬进校园，创设多样化、沉浸式的美育场域。学生们通过多元化的体验和实践形式，深入认知和感悟美。

自2015年起，深圳推出了“百幅名画”“百首名曲”“百部名著”和“百部电影”等“四个一百进校园”系列活动。在“四个一百进校园”系列活动中，深圳将展览、课程、活动和研学有机结合，不仅



深圳市南山小学面塑工坊师生展演



深圳市海韵学校校园艺术节班级才艺秀



深圳市高级中学(集团)南校区艺术节现场绘画活动



深圳市海韵学校校本课程——形体公开课
图片均由学校提供

将其作为一场场静态的艺术展示，更努力将其打造成一个全方位、多视角的美育体验场域。

在“四个一百进校园”系列活动期间，深圳还邀请艺术家走进校园。这些名家通过讲座、导赏、展演、对话、创编等方式，帮助师生深入理解经典作品。展览期间，部分学校紧贴主题组织艺术活动，如绘画比赛、手工制作等。学生们在“听·触·感·一·创·悟”等互动中，提升了艺术素养。

馆校携手：播下爱与责任的种子

水墨浸润的国画、别出心裁的服装设计、立体多维的装置艺术……2023年5月，在罗湖美术馆，一场艺术盛宴吸引了众多观众的目光。这场展览展示深圳市螺岭外国语实验学校5800多名学生的艺术作品，其中《鲸落》这一作品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。

该作品以未来海洋为背景，利用毛绒、石塑黏土等材料，构建出栩栩如生的海底世界，呼吁社会关注保护生物多样性 and 生态平衡。许多观展市民深受触动，更有出版社将这件作品纳入作品集，引导青少年保护生态环境。

《鲸落》艺术作品的成功，得益于螺岭外国语实验学校引入罗湖美术馆、广州美术学院等专业机构资源，为美育课程提供专业支持。如罗湖美术馆副馆长冯小瑞为《鲸落》作品精心设计灯光方案，并指导学生利用蓝色射灯，营造流动而神秘的海洋氛围。这提升了作品的视觉魅力，让观众仿佛置身海洋之中感受海洋的深邃。

“我们应该以开放共享、协同创新的气度，协同多方资源拓宽美育的边界，让学生在广阔的社会中、多元的文化里，寻觅更大的美育天地，并从中得到滋养。”郑秀玉表示，深圳通过更深入紧密的馆校合作，将美育的边界拓展至博物馆、音乐厅、剧院等文化空间。

深圳市教育局与深圳交响乐团、深圳歌剧舞剧院等艺术机构紧密合

作，开展“高雅艺术进校园”活动，每年定期为学生们带来高雅艺术的近距离体验。同时，馆校合作让学生们有机会走出校园，参与艺术观摩与实践。

在深圳市教育局积极倡导下，全市多区纷纷响应，大力推进馆校合作项目。其中，宝安区已连续12年举办艺术教育百校展，巡回展览让学生们的作品走上了专业场馆的舞台。

这种馆校合作的体验式学习，让更多社会场馆成为孩子们艺术梦想的展示窗口，更助力部分学校在“班级齐参与，人人来创作”美育行动中，激发了学生的艺术兴趣，培养了他们的社会责任感。

在螺岭外国语实验学校准备展览的过程中，学生们不但逐渐学会运用艺术语言来表达对社会的关注，还自觉地承担起社会责任。在《鲸落》等美育作品启示下，一些小而美的变化正在螺岭外国语实验学校悄然发生——学生们开始自发捡拾海边的垃圾，用自己的行动还海洋一份清静。

“当艺术作品触动心灵，它便播下了一颗颗种子，孕育出无数关于爱与责任的故事。这是学校美育工作影响现实的写照，也是社会进步的注脚。”郑秀玉欣慰地说，这也正是深圳大力开展美育工作的初心之一——不仅能创造美，还要能够用美的力量推动社会进步。

家校合力：用美育滋养艺术童年

周末，深圳市螺岭外国语实验学校学生刘乐然时常在妈妈梁微陪同下，参加学校组织的“速写城市”活动。他们带着画具，探索这座城市艺术脉动。他们或是穿梭于深圳音乐厅和博物馆，感受艺术的气息，或是在黄贝岭村的角落静坐，共同用画笔捕捉生活的美好，亲子关系在艺术的陪伴下愈加深厚。

“美育的种子，在学校的沃土中播种，在家庭的阳光里滋养。”在郑秀玉看来，家庭与学校的牵手，是美育之旅中最温暖的陪伴。在深圳，美育正

以家校合力的形式，为很多孩子打开艺术之门。部分家长不再只是孩子学业进步的殷切期盼者，也正在成长为孩子热爱艺术的开明守望者。他们与学校携手，努力帮助孩子们绘制自由烂漫的艺术童年。

如何让更多家长成为孩子美育道路上的同行者、启蒙者？深圳通过家长会、培训和工作坊等渠道，向家长反复传输美育对孩子持续发展的重要性，并努力提升家长的艺术教育能力。同时，在很多学校鼓励支持下，家长们通过协助展览筹备、参与艺术工作坊创建活动等形式，参与到孩子的美育活动中。很多家长从中感受到孩子对美育的热爱和付出，也看到了孩子的美育成果，这增强了他们对美育的理解和支持。

在教育局和学校倡导下，一股清新的美育之风正吹拂着很多深圳家庭，影响着很多家长的教育观。梁微便是积极响应者，她加入了学校的家长助力团。梁微发挥艺术设计专长，在协助学校筹备艺术展览的过程中，她见证了很多孩子在艺术创作中的成长和变化，这使她更加坚定地认可并支持学校美育工作。

在家校共育的温馨篇章中，美育为孩子的心灵成长注入了活力。螺岭外国语实验学校学生家长王未深有感触地回忆说：“有次我问起孩子，未来学业忙碌，要不要继续上美术课？孩子毫不犹豫地回答：‘要的，美术课也可以是一种休息。’”那一刻，她对美育的意义有了更深刻的理解。因为孩子这句简单的回复背后，透露出美育不仅是一种技能培养，更是一种能滋养孩子身心的内在力量。

“妈妈，生活是很美好的，只是有人没有用心去发现。”在一次上学路上，当谈起生活中的点滴时，孩子一句不经意的话，让王未欣喜地发现，在美育的持续熏陶下，孩子学会了更加用心观察世界，用艺术的眼光发现日常生活中的丰富与美好，也因此拥有了更加乐观的生活态度。

苍苍。”犹记当年，有位教授很长一段时间沉浸于古籍书库，研究鸣虫文化，后来还开了“秋虫夜话”讲座。他旁征博引，娓娓而谈，给师生们送来一场文学的“饕餮盛宴”。至今我还记得一些虫名，诸如蚱蜢、蟋蟀、茅蚰、螽斯、蝈蝈、灶马、斗蟋，也获知蟋蟀有诸多不俗称，如“吟蛩、促织、趋织、寒虫”等，其中“蚱”名最为文雅。

图书馆通往餐厅的曲径，夜行颇为浪漫。两旁垂挂蕨蕨，中道月影斑驳。途中有两处Z形护栏台阶，可倚可坐，即使夜色昏暗，但石阶依稀扑明。台阶小憩，听听霜砌传来的蛩鸣，忽左忽右，若急若缓，一声连缀着一声，疑似“莎阶寂静无睹，幽蛩切切吟吟苦”，一点切切一寸愁。遥想唐朝开元年间，每至秋夜，宫廷妃妾提着金笼、养着蟋蟀，畔枕卧听，应是一曲闲愁情调。若说唐朝侍弄蟋蟀是听蛩解闷的雅事，那么传衍到宋元明的斗蟋蟀，已是赌蛩逐利的颓俗。

行吟露溥蔓草，仰望月洗高梧，老院逐美大略如此。虽然院子不大，但我的寓所却更换过几次。今居西北角隅，楼上楼下住户寥寥，一年到头也碰不上几次面。白昼，尚存一窗树影、几声鸟啼；黑夜，尤其秋夜，除了素辉照牖、蛩咽侵帘，则了无生机。若逢秋雨，湿漉夜色裹挟着丝丝清欢，低沉蛩吟笼罩着层层忧悒。蓦然回首，羁思如麻，不由得惊叹暗蛩织织，光阴少留。

秋蛩应如我，何处是定居？《诗经·七月》：“七月在野，八月在宇，九月在户，十月蟋蟀入我床下。”看来，蟋蟀也是居无定所，短短一季，屡屡搬迁，实在耐人寻味。恍然间似乎明白，院夜蛩鸣，不过是一场时空交错的唯美邂逅，在操场寻觅“草底蛩吟”，或正值初秋七月，在楼宇品鉴“绕砌蛩声”，又恰逢中秋八月，而在宅户感慨“永夜绕床鸣”，已是秋末初冬九月十月。迢迢夜色，遐思千载。虽然蟋蟀被冠予“蛩”名，但是否谐音“穷”意，是否禀赋“寒士”气节，已无从考证、无心考证！

“一院蛩声，三更月影，梦醒情难遣。”呵！梦幻秋夜，在吟哦之际增添了几分诗意；蛩响老院，在俯仰之间赋予了诸般音色。

（作者系中国寿山石馆研究员）

向敬之

在中国文学史上，张岱以洗练简约的小品文笔墨，为后人写下了《琅嬛文集》《陶庵梦忆》《西湖梦寻》等精彩著述，也对鲁迅、周作人、俞平伯等现代文学名家产生过很深的影

响。20世纪30年代和90年代，曾两度兴起晚明小品的出版与研究高潮，《陶庵梦忆》《西湖梦寻》被奉为圭臬，脍炙人口，风靡一时，人们为张氏戴上了“性灵派小大师”的花冠。章培恒、骆玉明在《中国文学史》之《晚明小品散文》中赞道，“晚明散文的最后一位大家和集大成者是张岱”。

张岱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，但施蛰存选辑《晚明二十家小品》、钱杏邨编选《晚明小品文库》时，均不见张氏篇什。对此，前者自序中提及“易得，不再编录”云云。

不论是过于审慎，还是失之偏颇，都无法遮掩张岱的文学成就——涉及多方题材、兼有各派之长，既为公安、竟陵文学运动推波助澜，又是晚明散文的一座代表性丰碑。

美国汉学家史景迁对张岱情有独钟，还专门写了一本《前朝梦忆：张岱的浮华和苍凉》。他叩问明亡的原因，有感于当时士绅阶层不愿接受清朝统治而选择自灭，甚至全家寻死；而张岱所生存的社会非常富足，又使之生活存在许多值得玩味的成分。他选择了张岱作为研究点，从其人生追求与理想出发，又一次采用与众不同的“讲故事”的方式，解析张氏渊博知识与文化涵养，叙说其洒脱慰藉与无奈苍凉，试图间接地证明，晚明在中国文化史上留下了灿烂的一瞬。

明朝中期伊始，阉宦专权，奸逆当道，特务横行，党争迭起，致使内忧外患、贤能被逐、忠直遭戮。

以王艮、李贽为代表的左派王学，公开标榜利欲为人之本性，主张童心本真、率性而行，反对理学家的矫情饰行，在思想界助长了一股反理学、叛礼教的思潮。很多置身于黑暗气氛中的文人士子，藐视恶俗又不甘绝望，欲在风花雪月、山水园林、虫鱼花鸟、丝竹书画、饮食茶道、古物珍异、戏曲杂耍、博弈游冶中，觅得朦胧雅逸又悠闲脱俗的胜境。

张岱字宗子，出身官宦之家、书香门第，自幼受老祖父谆谆教诲、家藏书殷殷福泽，四十岁前一直在读书与游玩之间长袖善舞、左右逢源。他有过走科举之路求取功名的念想和行动，然几番雀跃，机遇不得。他只能边走边读，边玩边写，用清明隽永的文学语言写家族生活、人情冷暖，也写赏心悦目、世间喧嚣。

张岱有殷实无忧的家庭条件，其曾祖为官正直却招致构陷，祖父替父伸冤后退居故里。家里没有逼迫张岱挤上八股文考试的独木桥，让其自由生长成才。

他不需要整天抱着“四书”“五经”及程朱章句苦读，但其家族教育、生活、玩乐乃至通婚联姻，却始终同书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

张岱家庭多雅士，自高祖起，便建亭明志、筑楼藏书，至后来清兵逼近、其仓皇外逃时，家中四十余年累积的三万卷藏书“一日尽失”。张岱失明的堂弟性喜读书，过耳不忘，钻研药理，对各种草药的性状了如指掌。而他那早产三月、不得父母疼爱的季弟，通过后天修学，也成为集学者、诗人与艺术鉴赏家于一身的雅士。另有多人养有戏班伶人，尽是繁华，大为热闹；抑或精于收藏，多有珍品，传诸后世。

张岱似乎是一个爱家重感情的旧文人，以文字为媒，我们可以看到张家五代十余人的性情喜好。他刻画家人，不惜笔墨，恣肆铺陈，寄寓感怀，不论男女老少，涉笔成趣，勾画了，展现了一幅大体完好的家族世俗图。

他对祖父的才情仁怀、仲叔的精明雅好、季叔的狂放暴虐，以及节俭自持的曾祖母、不屈不挠的祖母、通达坚忍的岳母，纷纷给予描形画魂的描述。他对母亲满怀挚爱，有时礼赞慈母，而又隐含对父亲“少年不事生计，而晚好神仙”的批评。他对多次陪同游玩的名妓王月生也有多描述，甚至写诗赞赏，但另一方面，他对发

张岱的梦与忆

妻只字未提，甚至对共同生育的孩子也怪吝文墨。此中缘故如何，是当时习俗使然，还是情归烟花地、另有二小妾的张氏寡情，抑或其他，我们不得而知。

长期生活在繁华靡丽的世家中，张岱的性情洒脱无羁，却也染上了豪奢享乐的习气。诚如其《自为墓志铭》写道：“少为纨绔子弟，极爱繁华……好鲜衣，好美食，好骏马，好华灯，好烟火，好梨园，好鼓吹，好古董，好花鸟，兼以茶淫橘虐，书蠹诗魔……”一副晚明名士文人纵欲玩世的颓放做派跃然纸上。

然而，“劳碌半生，皆成梦幻”。在他四十九岁时，曾经纸醉金迷的生活，被入关清兵的无情铁蹄彻底地践踏碎了。他只好带着幸存的家人，隐逸绍兴龙山，务农为生，修撰带有明史性质的《石匮书》，书成后不久亡故。在此期间，他不再有雅兴连续两次登临泰岳，也不再有机会感受新夫疾速下山的惊心动魄了。

张岱对经史子集、天文地理，悉数通晓，靡不涉猎。虽然除了在流亡朝廷鲁王处得到过一点儿赏识外，他再也不会曾有过一职半禄的赏赐，然其一生致力撰述，笔耕不辍，老而不衰，赢得了远胜功名利禄的盛名。

张岱有数十种著述，接连传世，影响后代，特别是历时二十余载纂修《石匮书》，补缀《后集》，从有明一代1368年开国写起，勾勒全貌，将不同时期的边疆方略、对外政策、战术战略、赋税军费、艺术宫殿等，均进行了翔实的描述。

顺治年间，谷应泰提督浙江学政，编修《明史纪事本末》，亦从张著中多取史料。张氏下笔审慎，用之精妙，不忘给自家人予以一定篇幅，写先人秉承儒学传统、族人交流作为，为皇皇三百余万字的史学巨制，增添了不少情趣与人情味。当然，他选择“事必求真，语必确”地写实，虽处在明清更替的边缘，仍坚持以史明志的操守和决心。即便没有看过此部大书，但透视史景迁评传中张岱少时浮华晚苍凉的风雨人生，我们也足以看到一个文学家绚丽之外的史家风采。

今天，我们看待张岱，不须勾画风流才子的情爱韵事，也不该挖掘没落公子的荣辱忧乐，而是通过审视明清之际文人的家国情思与精神乡梦，展示个体生命同家国风云的映照与联系。

文弱的张岱，也曾满怀忠诚爱国的赤情和毅力，受命捕捉奸贼马士英，奔赴多地宣传抗清决心。但面对挡不住的历史洪流，他只能选择还归龙山，自主画下一条生界线，将忘不了、说不尽的前朝旧事，写成亦文亦史的文字，寄寓后世在其追忆家族轶事、感叹时代悲喜的心路历程中，读到一颗梦忆相伴的孤独心灵。

（作者单位系湖南大学工商管理学院）

◎朝花夕拾

老院听蛩

缪贞贞

招指一算，“蛩伏”宁德师范学院蕉城校区已二十余载，有时长住数年，有时暂居几月，来来去去，目睹过其曾经的峥嵘，也体味到当下的清幽。毕竟，院系搬往东侨校区后，这里便成了老院，也留下一摊旧迹。

深秋已至，老院风物又沧桑了些许，除了蛩语，万籁俱静。鸣蛩，或许是最后的守秋者，凭借羸弱之躯，浅述着往事。晚饭后，散怀院中，聆听若咽若惋的蛩语，触摸古香古色的楼馆，阅读诗意涌上心头。

踱行百步，即到操场。徐徐晚风吹散白昼余温，吹出偌大的空旷。操场背靠大山，山名“后山”，这平淡无奇不加修饰的名字，实在接地气。绕道几匝，夜幕倏而降